



幽幽梅香庆新年

□王自亮

刚刚进入腊月，一切都热闹起来，紧张起来，激动起来了。

小村的年会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时间长。大清早，街上就熙熙攘攘人流不断，直到天色暗下来，还有人影晃动。平常下午就散的会，直到晚上，小贩还舍不得走。买买卖卖，没有玩虚的。人人都是大包小包往家里扛。平常时候，这不舍得那不舍得，过年是要大方的。忙碌一年，人有足够的理由给自己放几天假，歇一歇，玩一玩，奢侈一把。汪曾祺回忆儿时，在他们那儿(高邮)，过年那几天，店铺里是都可以敞开来赌钱的。

从腊八开始，似乎就有了年的气息。早上醒来，一碗浓浓的、喷香的八宝粥，红枣、薏米、花生、莲子、红豆等，糯糯的，是这冬天最美妙的事了。来上一碗，吃得黏糊糊的，身上暖洋洋的。年的感觉，也随了这米粥四下洋溢。

到了祭灶，年的一只脚就迈过来了。乡间有语：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小妮要花，小娃要炮。祭灶这天，要包饺子，或者喝疙瘩汤，吃祭灶糖或麻花。这天母亲总会早早就做晚饭，把事先下好的饺子摆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焚一炷香。这叫祭灶神。这时，要放鞭炮。鞭炮声，把厨房旧的灶王爷画像揭下来，焚化，白面长须的灶王爷和白胖胖的灶王奶奶就在袅袅青烟中上天言好事了。随后，母亲会要我们端了饺子碗，在大小门前浇一点汤汁，这叫“奠门神”，包括厕所也不放过。有的地方据说还会奠树，叫奠树神。这顿饭，母亲还总要多盛几碗，母亲说这寓意着家里会添丁进口。

吃灶糖、麻花不只是家乡的习俗，很多地方都有。传说是人不放心，害怕灶王爷把在人间看到的浪费粮食等事如实汇报，就想用灶糖、麻花把灶王爷的嘴巴堵住。只是封了嘴巴，固然言不得坏事，可好事又怎

么言呢？

过了祭灶，大人就日益忙碌紧张了，打扫房屋、割肉、盘饺子馅、买鞭炮，置办年货。父母终日在厨房里忙碌。父亲腰里系个蓝围裙，坐在案板前砰砰啪啪剁个不停。“二八二九贴花门，大年三十熬一宿。”到了腊月二十八，家家贴了春联，花花绿绿的，把村庄装扮得喜气洋洋、花团锦簇的，处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有的人家门前，还会挂上红红的灯笼，更渲染着吉祥喜庆的气氛。瑞雪兆丰年，下大雪于新年是最相宜了。记得有一年，除夕夜下起了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很快就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就像白白的棉毯。我站在小村街上，看着白白的街道，白色的瓦屋，红红的灯笼在地上映出一团团红晕，斑驳而迷离，就像少女羞红的脸颊。那个时刻，甜蜜得醉人。

辞旧迎新的时刻，家是要喝些酒的。四下走走，一家家传出春晚的声音，一家家飘出笑语，一家家洋溢着酒香。街上偶尔走过人影，也是趑趄趑趄。男人们聚在一起喝着酒，感慨着时光的流逝，盘点着一年的收获，谋划着未来的打算。

父亲弟兄和几个堂兄，每年也要喝辞岁酒。有一年，二大爷喝了酒，泪水哗哗地流个不停——他苦啊，几杯水酒触动了他的伤心事：两个孩子都老大不小了，可都没有结婚，窝在家里啥也不干，跟他怄气、吵闹。“哎呀，我是哪辈子造的孽。”他老人家涕泗横流。

这几年，我们弟兄成了家，从我女儿开始，家里人丁越来越多，有几年接连着每年都添人口。父母却越来越老了。过年了，看着闹闹嚷嚷的一家人，父母脸上绽成了老菊。记得有一年，两个女儿穿着簇新的衣服，躲在房间里窃窃私语，神秘神秘。初一早上，我们去老家。门一开，女儿弯腰鞠

躬，齐声说：“爷爷奶奶，我们给您拜年。”原来俩孩子，是练习着给爷爷奶奶拜年的动作和话语！

除夕夜，是小村最热闹的时光。过了24时，爆竹声声，烟花不断，把天空映得忽明忽暗。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穿了准备好的多兜的衣服，随了大人去拜年。街上是厚厚的炮屑，踩上去软软的，像红绒毯。空气中也是好闻的硝烟味，空气迷迷蒙蒙，青雾弥漫。走过一条条小巷，穿过一家家庭院。印象里那些阴暗的屋内，摆着神像，燃着红烛，旁边坐一位干瘦和蔼的老人。磕过头之后，他们总会掏出核桃。他们的手很瘦，他们的手软软的。我们的一个个兜里塞得满满的，一走起来，啪嗒啪嗒响，像一个个得胜的小将军，神情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为什么给核桃呢？据传家乡人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为了立足，带了很多核桃，送给当地人。此后年年如此，竟成习惯。背井离乡、慷慨仗义的移民很快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和这里的原住民融为一体，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亲戚、家人、朋友、同学，似乎过年都要聚一聚。平时都忙碌，这年就成了纽带，成了平台，抚慰一下烦躁的灵魂，缓息一下奔波的脚步。春节，是春天到来的时刻，是熬过了漫长的冬天，开始安排农事、迎接大好春光时刻；是人们慎终追远、祭祖敬祖的时刻。如今的年代淡了农事和祭祖方面的意义。作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节日，走亲访友，欢庆团圆，成了年最大的意义。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我常常想，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绵绵表表的时间，如果有一个刻度的话，那应该就是年。正是年，让这不可捉摸的时光，变得物化，有了烙印。

牛年将近，黄梅绽放，阳光和暖，灿然若春。在幽幽梅花香中，我们即将迎来2021年的春节。祈愿着一切安康幸福！



总第一三七八期



腊月墨香 春联红

□苏作成

放假了，女儿有一天趁我在练毛笔字，对我说，爸，要练好字，需要多久啊？我笑着说，那可难说，既要勤奋，也要天分，我练了这么多年，仍写不好。女儿问我也有写字写得好的吗？我便放下毛笔，对她说了起来——

小时候，印制的春联在集上还不多。我们那里家家户户每年过年都有贴春联的传统。春联几乎都是堂伯父写的。他读过十几年书，国学功底好。他除了喜欢看书写春联，就是喜欢春节。

我外婆那边，腊月里也十分喜欢写春联。有一年小年前，我到外婆家去。那天下午，堂舅父正在外婆家写春联，写得比我堂伯父的还好。这让我很惊讶。他给我外婆家写过，正坐下喝米酒，邻居们都来了，趁机请他写。他喝过酒，就动手。二十几户都拿了春联。有的当时就用面粉煮成糨糊，将春联贴好。

小舅也开始贴。我个子不高，只是帮他提着糨糊桶，拿着刷子，最后弄得身上还有糨糊，惹得母亲生气将我骂哭了。小姨立即给我换了衣服，拿去洗，叫我到外婆床上盖着被。我在床上听他们说话。

大舅平时不苟言笑，那天竟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人喜欢流鼻涕。他叫他老婆吃肉：你吃啦，你吃啦。那鼻涕就随着他说的话，一长一短地动。说得大家笑个不已。

小姨将我的衣服烤干了。我穿了起床，坐到灶火边，问大舅，怎么堂舅父的字写得那样好啊？

小舅说，人家靠练啊。我问，怎么练啊？天天练啊。

这等于白说，我有些失望。大舅却说，他没有读过几年书，只是从小就爱好写字。看到别人写的，总会琢磨。

我说他不会都是抄别人的吧？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是他本人想的。他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人写。我疑惑地望着他。

大舅说，他很刻苦。他还有本《古文观止》，很多文章能背呢。为了练好字，他专门用稻草扎了支大笔，用水在晒谷坪上练大字，现在有时间还练。我们这边在小年前家家户户贴春联了，几乎都是由他写的。

女儿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笑着说，你可以写一篇作文吧。她笑着说，我正在想，取个什么标题呢。我说，就叫“腊月墨香春联红”吧。

如今，印制的春联种类繁多，要黑字有黑字，要金字有金字，柳体颜体，楷书行书，由你挑选。给邻里写春联的堂伯父和堂舅父都已离开人世。可每到腊月下旬，我的脑海中仍会不由自主地记起他们站在桌前写春联时的情景，也会想起乡亲们欣喜地取走春联时和贴春联时的动人画面。我知道，那一副副红春联，寄寓的是他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和憧憬。它们已然深深地成为我记忆深处的一部分，如一坛老酒般历久弥新。

女儿过年不回家

□魏益君

在我计数着日子，盼望女儿归乡行程的时候，女儿突然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因为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政府号召就地过年，春节可能回不了家了。

女儿的话让我心生失落。说真的，为了女儿春节回来能睡得舒服，吃得开心，这几天我几乎天天洒扫庭除，往返超市。床上的被子换了全新的丝绵被，鸡鸭鱼肉塞满了冰箱，就等着女儿回来开开心心地过个团圆年了。谁知女儿的一个电话，让我一时不能自己，心里发酸，禁不住潸然泪下。

女儿是个恋家的人，那年她考上大学去湖南湘潭大学报到，晚上说什么也要和我一起睡宾馆。我说你应该学会独立，尽快适应集体宿舍的生活了。女儿就小脸苦巴巴地央求，说就让我和你睡两天吧，跟你睡才有家的感觉。我拗不过女儿，随她了。在湘潭玩了两天，女儿陪我住了两夜。第三天我要走了，女儿从军训的操场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恋恋不舍的样子。我走远了，女儿还站在那儿目送，让我一时也鼻子发酸。不到一个月就是国庆节了，女儿没有买到卧铺车票，竟然买了一张硬座车票赶回来，害得她一路晕车，吐了一夜。

后来女儿慢慢适应了离家的生活，虽然这样，但是每一个长假，女儿是必定回来过节的。

刚过腊八，女儿就和我们盘算过年的事了，说我写作经常累得脖子僵硬腰酸，打算给我买一台全身按摩椅，还说全家人都喜欢吃海鲜，打算网购一些寄回家，除夕美美地吃一顿。

而今，女儿冷不丁地说了一句春节不回来了，这么恋家的女儿，让我怎能不牵肠挂肚。

晚上，我和女儿视频，说出了我的担忧。我说，节前如果疫情不是很严重，就回来过年吧，你一个人在外面网聊，我实在不放心啊。

女儿笑嘻嘻地说：“我都工作两年了，也不用为我担心。春节我和同事芳芳一起过，我们购置了许多吃的用的呢。再说，公司领导也为我们想得挺周到，不仅给我们发春节补贴，还为我们安排了很多有趣的节目呢。”

女儿的话，让我心安不少。我还是笑笑说：“你可春节不回来，我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呀。”

听我这样说，女儿竟认真起来：“如果我选择不回家，能让疫情早日过去，祖国祥和安宁，这不比回家团圆更有意义吗？”

看来女儿真的长大了，女儿的话，让我的心中充满幸福，不由得眼眶汪汪。

“他乡纵有当月月，不及家乡一叠灯。”女儿，等疫情过后，春暖花开时，盼你回家，再度团圆！

□江初昕

冬至之后，家家户户就着手腌制腊味。只要赶上好的天气，一排排腌制好的腊制品晾晒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成了一道温馨无比的景致。腊味的种类繁多，举凡腊肠、腊肉、板鸭、腊鱼等，都囊括其中，似乎少了这些腊味，也就没有了过年的气氛。

每年过年，餐桌上最“畅销”的菜肴，当数母亲腌制的各种腊味。厨房里仿佛成了母亲表演的大舞台，母亲不要我们动手，只是让父亲屈当她的下手。她使出浑身解数，拿出或焅或蒸或炖等各种招式，精心烹饪，做出一道道让我们垂涎三尺的菜肴。先说这焅吧，母亲最为拿手的菜是火腿焅冬笋了。割下一块火腿肉，切成薄片，火腿色泽鲜艳，肉质如枣红。冬笋剥去外衣，将冬笋切去根部较老的部分，剥去外皮后切为两半，再切成薄片，放入沸水中，加入少许盐，焅烫约两分钟后捞出沥干待用。冬笋质地鲜嫩，清脆爽口，素有“金衣白玉，蔬中一绝”之美誉。之后，把火腿先放入锅中爆炒出来，直至透明为止，再将过水的冬笋倒入一起翻炒，最后投入葱段、辣椒，随即起锅装盘。冬笋里渗透了腊肉的香味，吃起来，犹显得醇香无比、美味绝伦。

再说腊鱼煮豆腐包。把腊鱼切成块状，入温水焅一下，是为了去掉腊鱼上的重盐味和鱼腥味。豆腐包是自家做的，把豆腐压榨干水分，切成正方形的小块，投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捞出，放置竹匾上风凉、备用。在做腊鱼煮豆腐包时，先在锅里投入葱、姜、蒜爆出香味，放入凉水，将腊鱼入锅，等水开后，汤汁呈乳白色时，把豆腐包用手撕开一道小口，投入锅中，盖上锅盖，文火煮上五六分钟后，再投入青蒜，出锅。这道腊鱼煮豆腐包的特点是：汤汁浓香，豆腐包久煮而不烂，耐咀嚼。鱼块紧凑不松散，肉质透亮而醇厚。豆腐包饱含汤汁，啖之，腊鱼的醇香掺和着豆腐的清香，别有一番滋味在舌尖上。

相对于炒或煮，炖的方法就要简单。就拿板鸭炖萝卜来说，一个炭火泥炉，一只砂钵就可以了。首先砂钵内注入清水，搁下姜片、葱段。待水半开时，投下块状板鸭，水沸后，用汤勺撇去面上的泡沫。盖上盖子，慢火炖至香味溢出之后，将滚刀切好的白萝卜放入，复盖好钵盖，炖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从火炉上移开，端至饭桌上。启盖，便能闻到腊味扑鼻而至。汤浓水清，白色的萝卜、褐色的板鸭历历在目。萝卜吸附了板鸭的油脂和腊香，入口即化，唇齿留香。板鸭同样融入了萝卜的清甜味，变得愈加酥软和美味了。而且，这样的汤保健养生，具有下气宽中、消食化滞、开胃健脾、顺气化痰的功效。板鸭和萝卜成了难得的黄金组合。

阵阵腊味不时从厨房里飘进我们的鼻翼间，闻着就已经垂涎三尺。等菜烧制完毕，母亲又把自家酿制的甜米酒温好端上桌，一家子围桌而坐，热气腾腾中，把盏酒杯，传菜酌酒。醇香而浓厚的腊味留存于舌尖上，留存于记忆里，久久地消散不开了。

人间烟火腊味香

十元钱。姥姥领我去赶集，家里的锅破了个洞都不舍得买新的，在集上找人补了补，说还能用。钱都花在了我身上，胡辣汤、水煎包吃个饱，还买了葡萄和小玩意儿。

姥姥心灵手巧。每次在姥姥家要回去时，我就穿着姥姥做的新衣、新帽、新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身新。“有衣没帽不是一套，新帽还要配新鞋。”姥姥说。我刚结婚时，姥姥就给我未来的孩子扎了一箱虎头鞋，姥姥绣花的手艺特别好，五彩丝线扎的虎头配上白绒边，栩栩如生。姥姥还特别爱干净。舅舅要出去上学，那时家里穷，做不起新衣服，姥姥说：“就是打着补丁的旧衣服也要洗得干干净净，做人也是一样。”那时没有电熨斗，衣服皱了，姥姥就把衣服铺在桌子上，然后用一个大茶

我的姥姥

□卢娟

姥姥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几回梦中见到她老人家，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姥姥生长在旧社会，没有上过学，但明事理，有坚韧的品格。姥姥有三儿两女，在当时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条件下，培养出了三个高中生、一个大學生。二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小姨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是同一天寄到村里的，村里的人都很羡慕！

姥姥对我特别亲。我妈妈是老大，我在孙子辈中也是老大。小时候，妈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送我去姥姥家住上一阵子。我一去姥姥就抱着亲亲我，说越看越好看！她天天给我炖鸡蛋羹，好吃的都留给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放暑假，姥姥接我去她家住时，妈妈给了姥姥

过年记忆

□孙臣付

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过年了。现在回忆儿时过年的滋味，仍然记忆犹新。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那时国家还非常困难。过新年、穿新衣、放鞭炮、贴春联、吃饺子，对我们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每年进入农历腊月，对过年的种种向往，就早已在我们的心中扎了根。所以，民间就有了“进入腊月就是年”的说法。

那时，我们小孩天天急切地盼着学校早点放假，快一点过年。在我们的翘首期待中，年关近了，年味也渐渐浓了起来。

这时候，大人们开始筹备过年的一切东西，每天挨着号推磨，准备过年吃的面粉。虽说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那么富裕，但像过年这样的大节日，也会舍得破费一些，该买的东西还是要买的。特别是过了腊月二十三，靠前的日子快似马，正如民间的俗语：腊八，祭灶，转眼新年就到。为什么过得这么快？过了腊月二十三之后，时间都有了

特定的安排：“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割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蒸馒头；年三十，包饺子。”哪一天不忙呢？忙忙碌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年味儿也在一天一天的忙碌中越酿越浓。

到了除夕，年味儿已经进入高潮。这一天，全家人各有分工，把所有的活儿赶着做完：父亲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在堂屋里摆放好祭祀祖先以及神灵的贡品；哥哥识文断字，负责给每个房门贴上大红的春联，把家里装饰得春意盎然；母亲忙着和面、调馅、包饺子，提前准备好较为丰盛的年夜饭。这时，我也不甘示弱，自告奋勇地领着弟弟帮大人们抱柴火、拉风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一家人快乐地忙活着，脸上布满了笑意，喜迎新年的到来。

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我家有一部价值17元的“黄河”牌收音机。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端着热腾腾的饺子，边听戏，边吃饺子，其乐融融。那天晚上，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跑着拾鞭炮，兴奋得难以入睡，还盼着大年初一早上，家家户户放鞭炮接财神的喜庆时刻……

一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来，虽然那时没有电视，但是人们每到过年都充满着期待。艰苦的岁月，不仅磨炼了我们的意志，还使我懂得了春天的美好，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